宋史

百二五



列傳卷第二百七　宋史四百四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忠義三

曾怘 弟悟　劉汲　鄭驤

呂由誠　郭永　韓浩 朱庭傑 王允功 王薦 周中 周辛附

歐陽珣　張忠輔　李彥仙 邵雲 宋炎 呂圓登附

趙立 王復 鄭褒附　王忠植　唐琦

李震　陳求道

曾怘字仲常中書舍人鞏之孫補太學內舍生以父

任郊社齋郎累官司農丞通判溫州須次于越建炎三年金人陷越以琶八為帥約詣旦城中文武官並詣府有不至及藏匿不覺察者皆死忠獨不往為隣人糾察逮捕見琶八辭氣不屈且言國家何負汝乃叛盟欺天恣為不道我宋世臣也恨無尺寸柄以死國安能貪生事爾狗奴邪時金人帳中執兵者皆愕眙相視琶八曰且令出左右盡驅其家屬四十口同日殺之越南門外越人作窖瘞其屍金人去忠弟朝散郎悬時知杭州餘杭縣事製大棺斂其骨瘞之天柱山事聞子三資恩澤官其弟忞子宏兄子宭皆將

仕郎方遇難時宲甫四歲與乳母張皆死夜值小雨
張得蘇顫見宲亦蘇尚吮其乳郡卒陳海匿宲以歸
後仕至知南安軍悳從弟悟
悟字蒙伯翰林學士肇之孫也宣和二年進士靖康
間為亳州士曹金人破亳州悟被執抗辭慢罵衆刃
劘之屍體無存者妻翟同日被害年三十三
劉汲字直夫眉州丹陵人紹聖四年進士為合州司
理武信軍推官改宣德郎知開封府鄢陵縣奉行神
霄宮不如令以京畿轉運使趙霆奏從通判隆德府
時方士林靈素用事郡人班自改易繫辭為妖言以

應靈素汲攝守下自獄靈素薦自有道命轉運使陳
知存按驗掾史懼欲變獄汲責數掾史知存憚之卒
以實聞通判河中府辟開封府推官自盛章等尹京
果於誅殺率取特旨以快意汲[illegible]白府奏罷之宰相
王黼初領應奉司汲對客輒詆之黼聞奏謫監蓬州
稅欽宗召赴闕汲奏願得驅馳外服治兵食以衛京
師時置京西轉運司于鄧州以汲添差副使建炎元
年范致虛師至陝汲貽書勸以一軍自蒲中越河陽
焚金人積聚絕河橋一軍自陝路直抵鄭許與諸道
連衡敵必解散致虛以書謝汲而行金人再犯京師

諸道不知朝廷動息者三月馮延緒傳詔撫諭謂軍
駕出郊定和議令諸道罷兵汲謂副總管高公紀曰
詔書未可遽信公紀問故汲曰詔下以去年十二月
鄧去京七百里今始至州何也安有議和以三月而
敵猶未退乎此必金人脅朝廷以款勤王之師爾可
速進兵公紀難之汲請自行公紀不得已俱至南陽
不進汲獨馳數十騎赴都城二帝已北行汲素服慟
哭尋代公紀攝帥事指金帛饗士為戰守計詔鄧州
備巡幸汲廣城池飾行闕所以待乘輿之具甚備就
加直龍圖閣知鄧州兼京西路安撫使汲奏欲復兩

四百令八字

河當先河東欲復河東當用陝兵請先從事河東以定西河之根本於是金人復渡河諜知鄧州為行在所命其將銀朱急攻京西汲遣副總管侯成林守南陽金人奄至殺成林汲集將吏謂曰吾受國恩恨未得死所金人來必死汝有能與吾俱死者乎皆流涕曰惟命民有請汲山作砦以避敵者汲曰是棄城矣然若屬俱死無益乃下令曰城中有材武願從軍者聽留餘從便得敢死士四百人又令曰凡仕於此其聽遣其家寅出午反遠者從軍法衆皆感服無一人失期及南陽陷命將戚鼎將兵三千逆戰及命斬儀與

趙宗印分西南門掎之汲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望見
宗印從間道遁即自至鼎軍中麾其衆陣以待敵至
皆死鬬敵却俄而儀敗金人攻之益急矢下如雨軍
中請汲去汲不許曰使敵知安撫使在此為國家致
死敵大至汲死之事聞贈大中大夫謚忠介
鄭驤字潛翁信之玉山人登元符三年進士第知溧
陽縣歲饑民多逃亡漕司按籍督逋賦不少貸驤患
之盡去其籍使者欲繩以法驤曰著令約二稅為定
數今不除則逋愈多民愈貧賦愈不辦使者不能屈
時議自建康鑿漕渠導太湖以通大江將破數州民

田調江浙二十五州丁夫所費百萬計朝廷遣官視可否驤條析利病力止之通判嵩嵐軍改慶陽府姚古奏為熈河蘭廓路經略司屬官錢蓋自渭易熈奏辟幕下地震秦隴金城六城壞驤為蓋言六城熈河重地宜趣繕治因自請董兵護築益機灘新堡六百步以控西夏堡成以功遷官賜緋衣銀魚喻厮羅氏舊據青唐置西寧州董氈入朝其弟益麻党征走西夏大觀中羌人假其名歸附童貫奏賜姓名趙懷恭官團練使至是党征自西寧求歸貫懼事露議者希貫意欲絕之驤謂貫欺君請辨其偽貫怒将厚誣以

罪會敗而止擢京兆府等路提舉常平驤按格為常平總目十卷頒之所部時陝右大稔驤奏乞以所部本息乘時廣糴得米六十萬斛高宗初以直祕閣知同州兼沿河安撫使時謀巡近甸金陵南陽長安為駐蹕計驤言南陽金陵偏方非興王地長安四塞天府之國可以駐蹕會帝東幸揚州復請自楚泗汴洛以迄陝華各募精兵首尾相應庶敵勢不得衝決不報金將婁宿犯同州及韓城驤遣兵拒險擊之師失利金人乘勝徑至城下通判以下皆逋去驤曰所謂太守者守死而已翼日城陷驤赴井死贈通議大夫

樞密直學士諡威愍詔賜廟愍節纛在熙河嘗撫熙寧迄政和攻取建置之迹為拓邉錄十卷兵將蕃漢雜事為別錄八十卷圖畫西蕃西夏回鶻廬甘諸國人物圖書為河隴人物志十卷序贊普迄溪巴溫董氊世族為蕃譜系十卷

呂由誠字子明御史中丞誨之季子幼明爽有智略范鎮司馬光父友也皆器重之以父恩補官調鄧州酒稅臨事精敏老吏不能欺會潛兵竊發聚衆閉城守貳逃匿由誠親往招諭賊斂兵聽命以功遷秩尋權提舉三門白波輦運言者謂其資淺罷之知合水

縣王中立种諤征靈州由誠部運隨軍天寒食盡他
邑役夫多潰去唯由誠所部分無失者改知乘氏縣
丞相呂大防為山陵使辟為屬通判成都府知雅嘉
溫縣四州復知嘉州皆有治績靖康元年宰相唐恪
薦由誠剛正有家法宜任臺臣召至京師與恪議不
合且憂其蓄縮不足以濟時艱力辭求退差知襲慶
府未及出關金人再入陷京師立張邦昌以兵脅士
大夫臣之由誠微服得免時群盜所在蠭起由誠崎
嶇至郡城圮糧竭於是晝夜為備版築甫就劇賊李
昱擁十萬衆奔至城中知其有備陽受元帥府招安

而去康王移軍濟陽由誠竭力饋餉軍以不乏遣官屬王允恭奉表勸進時京東諸郡兵驕多內訌獨由誠拊循有方士樂為用前後數被攻圍屹然自立群盜中救援皆絕孔彥舟以鄆兵叛首犯郡境攻之累旬不能下始引去胡選者衆尤殘暴攻由誠示必取由誠夜焚其攻具直入帳下賊駭散不知所為忽解圍去一日金兵四集由誠嚴立賞罰厲以忠義守兵爭奮晝夜警備金人百道攻城矢石如雨人無叛志郡官有迎降者執而械之判官趙令佳同心誓守城陷俱被執金人欲生降之由誠不屈乃殺其子仍於前由誠不顧

與令佺同遇害子偰與其家四十口皆被執無生還者
南北隔絕其孫紹清留蜀後自蜀走江浙訪由誠生
死遇令佺之子子燊于江陰知令佺與由誠同死被
褒典乃愬于朝詔贈由誠三官為通奉大夫與二子
恩澤
郭永大名府元城人少剛明勇決身長七尺鬚顧若
神以祖任為丹州司法參軍守武人為姦利無所忌
永數引法裁之守大怒盛威臨永永不為動則繆為
好言薦之朝後守欲變具獄永力爭不能得袖舉牒
還之拂衣去調清河丞尋知大谷縣太原帥率用重

臣每宴饗費千金取諸縣以給斂諸大谷者右亟求以書抵幕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資觴豆之費可乎脱不獲命令有投劾而歸耳府不敢迫縣有潭出雲雨歲旱巫乘此譁民求杖巫暴日中雨立至縣人刻石紀其異府遣卒數輩號警盜刺諸縣短長遊蠹不歸莫敢迕求械致之府府為弃它縣追還於是部使者及郡文移有不便於民者必條利病反復或遂寢而不行或謂求世方雷同毋以此買禍求曰吾知行吾志而已皇恤其它大谷人安其政以為自有令無求比者既去數年復過之則老稚遮留如

永始去調東平府司録參軍府事無大小永咸決之吏有不能辨者私相靳曰爾非郭司録耶通判鄭州燕山兵起以永為其路轉運判官郭藥師屯邊恬息暴甚與民市不償其直復毆之至壞目折支乃已安撫使王安中莫敢問永白安中不治且難制請見而顯責之不從則取其尤者磔之市乃見藥師曰朝廷負將軍乎藥師譁曰何謂也永曰前日將軍杖策歸朝廷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容遇之禮無所不至而將軍未有尺寸功報上也今乃倚將軍為重乃縱部曲戕民不禁平居尚爾如緩急何藥師雖謝無愧容

永謂安中曰它日亂邊者必此人也已而安中罷永亦辭去移河北西路提舉常平會金人趨京師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是時天寒城池皆凍金率藉氷梯城不攻而入永適在大名聞之先弛壕漁之禁人爭出漁冰不能合金人至城下睥睨久之而去遷河東提點刑獄時高宗在楊州命宗澤守京師澤厲兵積粟將復兩河以大名當衝要檄永與帥杜充漕張益謙相犄角永即朝夕謀戰守具因結東平權邦彥為援不數日聲振河朔已没州縣皆復應官軍金人亦畏之不敢動居亡何澤卒充守京師以張益謙代之而裴億

爲轉運使益謙億齪小人會范瓊殺邦彥南去劉
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孤城無援求率士晝夜乘城伺
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求曰北門所以蔽遮梁
宋彼得志則席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
守徐剉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
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乞先為備攻圍益急俘東平濟
南大呼城下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貴不降者無噍類
益謙葷相顧色動求大言曰今日正吾儕報國之時
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
力敵不足畏也衆感泣質明大霧四塞豫以車發斷碑

殘礎攻城樓櫓皆壞左右蒙肴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億率衆迎降金人曰城破始降何也衆以永不從為辭金人遣騎召永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黏罕曰沮降者誰永熟視曰不降者我金人奇永狀貌且素聞其賢乃自相語欲以富貴啗永永瞋目唾曰無知犬豕恨不臠爾以報國家何說降乎怒罵不絕金人諱其言麾之使去永復厲聲曰胡不速我死當率義鬼滅爾曹大名人在繫者

無不以手加額爲之 出涕金人怒斷所舉手乃殺之
一家皆遇害雖素不與永合者皆面慟金人去相與
負其屍瘞之永博通古今得錢即買書家藏書萬卷
爲文不求人知見古人立名節者未嘗不慨然掩卷
終日而尤慕顏眞卿爲人充之守大名名稱甚盛永
嘗畫數策見之它日問其目曰未暇讀也永數之曰
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驕蹇自用而得名聲以
此當大任鮮不顛沛者公等足與爲治乎充大慙靖
康元年冬金人再犯京師中外阻絶或以兩宮北狩
告永者永號絶仆地家人舁歸不食者數日聞大元

帥府檄書至始勉彊一餐其忠義蓋天性然紹興初
贈中大夫資政殿學士謚勇節官其族數人
韓浩丞相琦孫以奉直大夫守濰州建炎二年金人
攻城浩率衆死守城陷力戰死通判朱庭傑身被數
箭亦死權北海縣丞王允功司理叅軍王薦皆全家
陷没浩特贈三官官其家三人庭傑允功薦各官其
家一人朝議大夫周中世居濰州率家人乘城拒守
中弟辛家最富盡散其財以享戰士城陷中闔門百
口皆死紹興六年以周聿請贈官
歐陽珣字全美吉州廬陵人崇寧五年進士調忠州

學教授南安軍司録知鹽官縣以薦上京師遇國難
及出使加將作監丞金人犯京師朝議割河北絳磁
深三鎮地講和珣率其友九人上書極言祖宗之地
尺寸不可以與人及事急會群臣議珣復抗論當與
力戰戰敗而失其地它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其地它
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廼遣珣奉使割深州珣至
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為姦臣所誤至此
吾已辦一死來矣汝等宜勉為忠義報國金人怒執
送燕焚死之
張忠輔宣和末為將同崔中折可與守崞縣金人來

攻嬰城固守率士卒以死拒敵中度不可支有二心忠輔宣言于衆曰必欲降請先殺我中設伏紿約議事斬忠輔首擲陴外以示金人既開城門可與不屈見殺可與兄可求建炎中言于朝官可與之子五人而忠輔不與士論惜之

李彥仙字少嚴初名孝忠寧州彭原人徙鞏州有大志所交皆豪俠士閑騎射家極邊每出必陰察山川形勢或瞷敵人縱牧取其善馬以歸賞爲种師中部曲入雲中獲首級補校尉靖康元年金人犯境郡縣募兵勤王遂率士應募補承節郎李綱宣撫兩河上

書言綱不知兵恐誤國書聞下有司追捕乃亡去易名彥仙以效用從河東軍諜金人還復補校尉河東陷彥仙棄歸道出陝以兵事見守臣李彌大彌大與語壯之留為裨將戍殽澠問金人再犯汴求興師范致虛合西兵入援彥仙遮說曰殽澠道隘難以衆進不若分兵而前留其半於陝可為後圖致虛怒其沮衆罷遣之師至千秋府果敗官吏皆遁時彥仙為石壕尉堅守三觜民爭依之下令曰尉異縣人非如汝室墓於是今尉為汝守若不悉力金人將尸汝於市衆皆奮金人攻三觜彥仙戰佯北金人追之伏發掩

四百令八字

殺千計分兵四出下五十餘壁初金人得陝用降者守
之使招集散亡彥仙陰遣士厠其間金人不覺乃引
兵攻其南郭夜潛師薄東北隅所納士內應譟而入
復陝州乘勝渡河列柵中條諸山旁郡邑皆響附分
遣邵雲等下絳解諸邑吏行文書請州印章彥仙曰
吾以尉守此第用吾印事聞上謂輔臣曰近知彥仙
與金人戰再三獲捷朕喜而不寐即命知陝州兼安
撫使遷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彥仙蒐軍實增陴濬
湟益為戰守備盡取家屬以來曰吾以家徇國與城
俱存亡聞者感服邵興在神稷山以其衆來願受節

制彥仙辟興統領河北忠義軍馬屯三門後賴其力復虢州金將烏魯撒拔再攻陝彥仙極力禦之金人技窮而去三年婁宿悉兵自蒲解大入彥仙伏兵中條山擊之金兵大潰婁宿僅以身免授右武大夫寧州觀察使兼同虢州制置彥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即遣人詣宣撫使張浚求三千騎俟金人攻陝即空城度河北趨晉絳并汾擣其心腹金人必自救乃繇嵐石西渡河道鄜延以歸浚貽書勸彥仙空城清野據險保聚俟隙而動彥仙不從婁宿率叛將折可求衆號十萬來攻分其軍為十以正月旦為始日輪一軍

攻城聚十軍併攻期以三旬必拔彥仙意氣如平常登譙門大作技樂潛使人縋而出焚其攻具金人愕而卻食盡煮豆以啖其下而取汁自飲至是亦盡告急于浚浚間道以金幣使犒其軍檄都統制曲端涇原兵來援端素疾彥仙出己上無出兵意浚幕官謝昇言於浚曰金旦暮下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浚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裨將邵隆呂圓登楊伯孫自外來援間關傷仆僅有至者彥仙日與金人戰將士未嘗解甲婁宿雅奇彥仙才嘗啗以河南兵馬元帥彥仙斬其使及至是使人呼曰即降畀前秩彥仙曰

吾寧為宋鬼安用汝富貴為命彊弩一發斃之設鉤
索曰鉤取金人春斮城上殺傷相當守陴者傷夷曰
盡金益兵急攻城陷彥仙率衆巷戰矢集身如蝟左
臂中刃不斷戰愈力金人惜其才以重賞募人生致
之彥仙易敝衣走渡河曰吾不甘以身受敵人之刃
既而聞金人縱兵屠掠曰金人所以甘心此城以我
堅守不下故也我何面目復生乎遂投河死年三十
六金人害其家惟第瓊子毅得免浚承制贈彥仙彰
武軍節度使建廟商州號忠烈官其子給宅一區田
伍頃紹興九年宣撫使周聿請即陝州立廟名義烈

後以商陜與金人徙其廟閬州乾道八年易謚忠威
彥仙頎而長面嚴厲不可犯以信義治陜犯令者雖
貴不貸與其下同甘苦故士樂為用有籌略善應變
嘗略地至青澗猝遇金人衆愕眙彥仙依山植疑幟
徐據柳林鮮甲自如金人疑有伏引去彥仙追襲於
隘躪死相枕關以東皆下陜獨存金人必欲下陜然
後併力西向彥仙以孤城拒其衝再踰年大小二百
戰金人不得西至城陷民無貳心雖婦女亦升屋以
瓦擲金人哭李觀察不絕金人怒屠其城全陜遂沒
裨將邵雲呂圓登宋炎賈何闔平趙成皆死並贈官

録其家

邵雲龍門人金人陷蒲城雲聚少年數百壁山谷時出撓之會邵隆起兵雲往從之約爲兄弟聞胡夜义者衆彊乃舉所部聽命李彥仙嘗假夜义官夜义意不滿掠南原而去彥仙誘殺之雲欲攻陝彥仙遣客說以義遂來歸累有功官至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城破被執妻宿欲命以千戶長雲大罵不屈妻宿怒釘雲五日而磔之金人有就視者猶咀血噴其面至抉眼摘肝罵不絶

呂圓登夏縣人嘗爲僧後以良家子應募捍金人渝

澠閒彥仙保三觜圓登歸之功最多爲愛將城垂破
以兵來援身重創持彥仙泣曰圍久不知公安否今
得見公且死無恨創身方卧聞城陷遽起戰死
宋炎陜縣人蹶張命中補秉義郎先金人圍城炎射
死數百人比再圍炎以勁弩數百發毒矢殺千餘人
城陷金人聲言求善射者貴之炎不應力戰死
趙立徐州張益村人以敢勇隷兵籍靖康初金人大
入盜賊群起立數有戰功爲武衛都虞候建炎三年
金人攻徐王復拒守命立督戰中六矢戰益厲復壯
其勇酹卮酒揮涕勞之城陷復與其家皆死獨子倚先

去州教授鄭褒亦罵敵而死城始破立巷戰奪門以
出金人擊之死夜半得微雨而蘇乃殺守者入城求
復屍慟哭手瘞之陰結鄉民為收復計金人北還立
率殘兵邀擊斷其歸路奪舟船金帛以千計軍聲復
振乃盡結鄉民為兵遂復徐州詔授忠翊郎權知州
事立奏為復立廟每遇歲時及出師必帥衆泣禱曰
公為朝廷死必能陰祐其遺民也齊人聞之歸心焉
時山東諸郡莽為盜區立介居其間威名流聞累遷
右武大夫忠州刺史會金左將軍昌圍楚州急通守
賈敦詩欲以城降宣撫使杜充命立將所部兵往赴

之且戰且行連七戰勝而後能達楚兩頰中流矢不能言以手指麾既入城休士而後拔鏃詔以立守楚州明年正月金人攻城立命撤廢壘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摶殺之乃稍引退五月兀朮北歸築高臺六合以輜重假道于楚立斬其使兀朮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立引兵出戰大破之會朝廷分鎮以立為徐州觀察使泗州漣水軍鎮撫使兼知楚州立一日擁六騎出城呼曰我鎮撫也可來接戰有兩騎將襲其背立奮二矛刺之俱墮地奪兩馬而還衆數十追其後

立巔目大呼人馬皆辟易明日金人列三隊邀戰立為三陣應之金人以鐵騎數百橫分其陣而圍之立奮身突圍持挺左右大呼金人落馬者不知數承楚間有樊梁新開白馬甓湖賊張敵萬窟穴其間立絕不與通故楚糧道愈梗始受圍殺麥野生澤有鳧茨可采後皆盡至屑榆皮食之承州既陷楚勢益孤立遣人詣朝廷告急簽書樞密院事趙鼎欲遣張俊救之俊不肯行鼎曰江東新造全藉兩淮失楚則大事去矣若俊憚行臣願與之偕往俊復力辭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東海李彥先首以兵至淮河扼不

得進高郵薛慶至揚州轉戰被執死光世將王德至
承州下不用命揚州郭仲威按兵天長陰懷顧望獨
海陵岳飛僅能為援而衆寡不敵高宗覽立奏歎曰
立堅守孤城雖古名將無以踰之以書趣光世會兵者
五光世訖不行金知外救絶圍益急九月攻東城立
募壯士焚其梯火輒反嚮立歎曰豈天未助順乎一
旦風轉焚一梯立喜登磴道以觀飛砲中其首左右
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為國殄賊矣言訖而絶年三
十有七衆巷哭以叅謀官程括攝鎮撫使以守金人
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初朝廷聞楚之食

與粟萬斛命兩浙轉運李承造自海道先致三千斛
未發而楚失守矣立家先殘于徐以單騎入楚爲人
木彊不知書忠義出天性善騎射不喜聲色財利與
士卒均廩給每戰擐甲冑先登有退卻者大呼馳至
捽而斬之初入城合徐楚兵不滿萬二州衆不相能
立善撫馭無敢私隙仇視金人言之必嚼齒而怒所
俘獲磔以示衆未嘗獻馘行在也劉豫遣立故人齎
書約降立不發書束以油布焚市中且曰吾了此賊
必滅豫乃止由是忠義之聲遠近皆傾下之金人不
敢斥其名圍既久衆益困立夜焚香望東南拜且泣

曰誓死守不敢負國家命其衆擊鼓曰援兵至聞吾鼓聲則應矣如是累月終無至者立賞戒士卒不幸城破必巷戰決死及陷衆如其言自負金人犯中國所下城率以虛聲脅降惟太原堅守踰二年濮州城破殺傷大相當皆爲金人所憚而立威名戰多咸出其上訃聞輟朝贈奉國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子孫十人諡忠烈明年金人退得立屍譙樓下頰骨箭穴存焉命官給葬事後爲立祠名曰顯忠

王復以龍圖閣待制知徐州建炎三年金人自襲慶府引兵圍徐州復與男倚同守城率軍民力戰外援

不至城陷復堅坐聽事不去謂粘罕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次無預焉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粘罕欲降之復慢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巡檢揚彭年亦死焉事聞贈復資政殿學士謚壯節立廟楚州號忠烈官其家五人

王忠植太行義士也紹興九年取石州等十一郡授武功大夫華州觀察統制河東忠義軍馬遂知代州尋落階官為建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河東經略安撫使明年金人圍慶陽急帥臣宋萬年乘城拒守會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

赴陝西會合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使拜詔忠植曰本朝詔則拜金國詔則不拜惟清械詣其右副元帥撒離曷不能屈使甲士引詣慶陽城下諭使降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為金人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忠植即死城下撒離曷怒詰之忠植披襟大呼曰當速殺我遂遇害世將上其事贈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家十人

唐琦本衛士建炎間高宗航海琦病留越州李鄴以城降金人琶八守之琦袖石伏道旁伺其出擊之不

中被執琶八詰之琦曰欲碎爾首死為趙氏鬼耳琶
八曰使人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又問曰李鄴為帥
尚以城降汝何人敢爾琦曰鄴為臣不忠吾恨不得
手刃之尚何言斯人為乃顧鄴曰我月給才石五斗
米不肯背其主爾享國厚恩乃若此豈復齒人類哉
詬罵不少屈琶八趣殺之至死不絶口事聞詔為立
廟賜名旌忠

李震汴人也靖康初金人迫京師震時為小校率所
部三百人出戰殺人馬七百餘巳而被執金人曰南
朝皇帝安在震曰我官家非爾所當問金人怒絣諸

庭桂臠割之膚肉垂盡腹有餘氣猶罵不絕口
陳求道字得之咸寧人登進士第靖康間判都水監
及朝議二帝出郊請和求道力爭之不聽欽宗知康
王兵衆求道請以元帥加之齎蠟書者八人皆遇害
惟求道所薦劉定致書而還金人立張邦昌下令在
京官不朝者死求道稱疾不往嘔血累日開封君親
以邦昌命召之竟不能屈求道以二帝蒙塵屢欲自
殺因救得免先是陳留河決四十餘日漕輸不通京
城大恐開封君宗澤命求道治之七日河盡復故道
建炎四年命為襄鄧隨郢鎮撫以奏兵食不給待命

末行自咸寧挈家就食嘉魚值亂兵起迺之蒲圻寓龍堂僧寺未久招撫劉忠叛一夕數千人麇至驅求道家還嘉魚至茗山逆旅具酒食奉求道為主將南走湖湘求道正色厲辭賊怒殺求道妻蔡及二子符佺必欲從已求道罵愈厲賊斫其口核出舌斷之獨符子凱竄山谷得免賊退始得求道屍瘞于輿陂

列傳卷第二百七

列傳卷第二百八　　宋史四百四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忠義四

錢序寫

崔縱字元矩撫州臨川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歷確山主簿仙居丞累遷承議郎幹辦審計司二帝北行高宗將遣使通問廷臣以前使者相繼見縶莫肯往縱毅然請行乃授朝請大夫右文殿脩撰試工部尚書以行比至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又三遺之書金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久之金人許南使自陳而聽其還縱以王事未畢不忍言又以官爵誘之縱以恚恨成疾竟握節以死洪皓張邵還遂歸縱之骨詔以兄子延年為後

吳安國字鎮卿處州人太學進士累官遷考功郎官

以太常少卿使金値金人渝盟拘留脅服之安國毅
然正色曰我首可得我節不可奪惟知竭誠死王事
王命烏敢辱金人不敢犯遣還後知袁州卒
林冲之字和叔興化軍莆田人元符三年進士歷御
史臺檢法官大宗正丞都官金部郎滯省寺者十年
出守臨江南康靖康初召爲主客郎中金人再來侵
詔副中書侍郎陳過庭使金同被拘執初猶給乳酪
迨宇文虛中受其命金人亦以是邀之冲之奮厲見
詞色金人怒徙之奉聖州既二年過庭卒金人逼冲
之仕僞齊不屈徙上京又不屈置顯州極北沍寒之

地幽佛寺十餘年漸便飲啖以義命自安晁髮還黑病亟語同難者曰某年七十二持忠入地無恨所恨者國讎未復耳南向一慟而絕僧宓之寺偶洪皓還朝以聞詔與二子官子郁從子震霆郁字龔休宣和三年進士再調福建茶司幹官建州勤王卒自京師還求御甲錢郡守逃匿卒鼓譟取庫兵爲亂殺轉運使毛奎轉運判官曾仔主管文字沈昇郁聞變急入諭卒遇害事聞詔各與一子官震字時東崇寧元年進士仕至祕書少監以不附二蔡有聲崇寧大觀間霆字時隱政和五年進士敕令所刪定官謚紹興和

議謂不宜置二帝萬里外不通問即挂冠出都門權
臣大恚怒亦竄放以死莆人稱為忠義林氏寶慶三
年即其所居立祠寶祐中又給田百畝使備祭享以
勸忠義云

滕茂實字秀穎杭州臨安人政和八年進士靖康元
年以工部員外郎假工部侍郎副路允迪出使為金
人所留時茂實兄絢通判代州已先降金粘罕素聞茂
實名乃遷之代州又自京師取其弟華實同居以慰
其意欽宗自離都城舊臣無敢候問起居者茂實聞
欽宗將至即自為哀詞且篆宋工部侍郎滕茂實墓

九字取奉使黃幡裹之以授其友人朔寧府司理董詵欽宗及郊茂實具冠幘迎謁拜伏號泣金人諭之曰國破主遷所以留公蓋將大用迫令易服茂實力拒不從見者墮淚茂實請從舊主俱行金人不許憂憤成疾卒雲中詵拔歸録所爲哀詞言於張浚浚以詵爲陝西轉運判官上其事紹興二年贈龍圖閣直學士官其家三人

魏行可建州建安人建炎二年以太學生應募奉使補右奉議郎假朝奉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充河北金人軍前通問使仍命兼河北京畿撫諭使時河北紅

巾賊甚衆行可始懼為所攻既而見使旌旨引去行可渡河見金人于澶淵金人知其布衣借官待之甚薄因留不遣行可嘗貽書金人謦以不戢自焚之禍大國舉中原與劉豫劉氏何德趙氏何罪若亟以還趙氏賢於奉劉氏萬萬也紹興六年卒十三年張卲來歸言行可執節没於王事行可父通直郎伯能亦愬于朝遂贈朝奉郎秘閣修撰先已官其二子一弟至是復官其一孫行可之使也吳人郭元邁以上舍應募補右武大夫和州團練使為之副不肯髡髮換官亦卒于北焉

閤進隸宣武建炎初遣使通問進從行既至雲中府金人拘留使者散處之進亡去追還留守高慶裔問何爲亡進曰思大宋爾又問郎主待汝有恩汝亡何故進曰錦衣玉食亦不戀也慶裔義而釋之凡三亡乃見殺臨刑進謂行刑者吾南向受刃南則我皇帝行在也行刑者曳其臂令面北進踊身直起盤旋數四卒南鄉就死進武校尉朱勣亦從之分在粘罕所勣見粘罕數日遂求妻室粘罕喜令擇所虜內人妻之勣取最醜者人莫諭其意不半月亡去追之還粘罕大怒勣含笑死挺下蓋勣求妻者所以固粘罕也

趙師櫝以罪拘管西外宗正司福建提刑王夣龍以智勇可用屬製軍器會寇逼尤溪令師櫝統卒數百往戍既行大書于旗曰不與賊俱生人皆壯之賊兵至師櫝迎敵于林嶺身為先鋒戰十餘合賊益衆師櫝所乘馬適陷田中賊斷其左臂師櫝以右手挍背刀斬七級力盡部曲欲引道師櫝仰天大呼曰師櫝報國死於此矣遂沒焉尤溪之民為之立廟戰處樞密王埜請加襃贈乃贈武節郎與一子恩澤

易青者為都督行府摧鋒軍效用初廣東賊曾衮本軍士也已受招復叛紹興六年十月經略使連南夫

與權鋒軍統制韓京會于惠州督諸兵討之京募敢
死士七十三人夜劫寨營青在行中為所執賊驅至
後軍趙續砦外謂續曰汝大軍為我所擒者甚衆青
大呼曰勿信所擒者我爾賊又言吾不汝殺第令經
略持黃牓來招安青又呼曰勿聽任賊殺我我惟以
一死報國賊怒焚之青死罵不絕口青無妻子事聞
特贈保義郎閤門祗候官為薦祭焉
胡斌為殿前司將官童德興提禁旅戍卲武江閩寇
作知卲武有備未敢犯會招捕司檄德興稟議獨留
斌將弱卒數百留城中紹定三年閏月己夘盜衆大

至他將士皆遁獨斌奮身迎戰所格殺甚衆賊益生
兵官軍所存僅數十人或告以衆寡不敵盍避之斌
曰郡民死者以萬計賴生者數千人由東門而出我
不綴其勢使得脫走則賊躡其後無噍類矣遂巷戰
大呼曰我死救百姓兵盡矢窮卒遇害其屍僵立移
時始仆事聞贈武節大夫錄其後一人樞密院編修
官王埜言邵武民即斌戰地立廟請就以武節爲廟
額從之
范旺南劒州順昌縣巡檢司軍校也初順昌盜俞勝
等作亂官吏皆散士軍陳望素樂禍與射士張袞謀

畢皓應之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受國家稟食以活今力不能討反更助爲虐是無天地也凶黨怒剔其目而殺之一子曰佛勝年二十以勇聞賊詐以父命召之至則俱死其妻馬氏聞之行且哭賊脅汙之不從節解之賊既平旺死迹在地隱隱不沒邑人驚異爲設像城隍廟歲時祭享紹興六年轉運使以狀聞詔贈承信郎更立祠號忠節二十八年復詔立愍節廟以祠之

馬俊武日進太平州慈湖砦兵也紹興二年砦軍陸德周青張順等據州叛青爲謀主約翌日盡殺城中

少壯而屠其老弱然後擁衆渡江俊隷青左右得其謀陰結其徒十人殺賊然後諭衆開門其徒許之俊歸語其妻孫氏與之訣至南門伺青出上馬斫中頰九人懼不敢前後與妻子皆遇害青被傷卧旬日賊黨散官軍至德青遂伏誅三年贈俊修武郎爲立祠號登勇

楊震仲字革父成都府人蚤負氣節雅有志當世登淳熙二年進士第知閬州新井縣以惠政聞辟興元府通判權大安軍吳曦叛素聞震仲名馳檄招之震仲辭疾不行時軍教授史次秦亦被檄謀於震仲震

仲曰大安自武興而來爲西蜀第一州若首從其招
則諸郡風靡矣顧力不能拒義死之教授非城郭臣
且有母在未可死脫去爲宜因屬次秦曰吾死以匹
絹纏身斂以小棺足矣曦遣興州都統司機宜郭鵬
飛代震仲趣其行益急鵬飛宴震仲終飲不見顏色
歸舍然燭獨坐夜漏至三鼓呼左右索湯比至震仲
飲毒死矣次秦如其言斂而寘于蕭寺闔郡爲之流
涕震仲之未死先遣家人書曰武興之事從之則失節
何面目在世間不從禍立見我死禍止一身不及妻
子矣人孰無死死而有子能自立即不死自震仲死

蜀之義士感慨奮發始有協謀誅逆者明年曦伏誅
蜀帥安丙楊輔以聞贈朝奉大夫直寶謨閣官二子
表其里曰義榮吳獵宣諭西蜀爲之請廟與謚名其
廟旌忠謚曰節毅

史次秦眉山人及進士第吳曦叛招次秦甚遽次秦
遷延固避僞知大安軍郭鵬飛迫之行乃以石灰桐
油塗兩目末生附子傅之比至目益腫次秦母年高
而賢聞次秦爲曦所招即命家人以疾篤馳報且曰
恐病不足取信以訃聞可也曦乃聽還曦誅蜀帥上
其事改秩爲利路主管文字仕至合州太守有郭靖

者高橋土豪巡檢也吳曦叛四州之民不願臣金棄田宅推老稚順嘉陵而下過大安軍楊震仲計口給粟境內無餓死者曦盡驅驚移之民使還皆不肯行靖時亦在遣中至白崖關告其弟端曰吾家世為王民自金人犯邊吾兄弟不能以死報國避難入關今為曦所逐吾不忍棄漢衣冠願死於此為趙氏鬼遂赴江而死

高稼字南叔邛州蒲江人真德秀一見以國士期之嘉定七年進士調成都尉轉九隴丞丁內艱免喪辟潼川府路都鈐轄司幹辦公事制置使崔與之聞其

名敗辟本司幹辦公事稼持論不阿憂世甚切及鄭損
爲制置使即求去朝廷以稼賛閫有勞未幾改知綿
谷縣制置司以總領所擅十一州會子之利請盡廢
之此蓋紹興隆興之間得旨爲之者令下民疑爲之
罷市稼亟出私錢以給中下户稼第定子時爲總領
所主管文字相與徵其誤而力救之得存其半公私
僅濟歲大饑有司置弗聞稼捐橐中裝市粟以食之
全活甚衆損之入蜀也稼同産弟了翁誦言于朝謂
必敗事損銜之遂劾稼罷寶慶三年元兵至武階損
棄沔而遁桂如淵鎮蜀辟通判沔州尋檄兼幕職稼

首言蜀以三關爲門戶五州爲藩籬自前帥棄五州
民無固志一旦敵至又有因糧之利或遂留不去今
亟當申理俾緩急有所保聚如淵然之乃刱山砦八十
有四且募義兵五千人與民約曰敵至則官軍守原
堡民丁保山砦義兵爲遊擊虜其前靡所掠後弗容
以北兵由東道以入如淵憂之辟稼知洋州稼日夜
爲守禦計以洋居平地無一卒以守議移金州帥司
軍千人駐洋州而自任其餉給李心傳爲言諸朝不
報及鳳州破制置司始從稼請調金州兵赴之而兵
不時至漢中陷梁洋之民數十萬盡趨安康稼乃移屯

黃金渡收散卒招忠義以制置司之命致故將陳昱
於安康妻以收復之任昱部分諸軍召青座華陽諸
關守將皆以兵來會凡得三千人椓竭洋之帑廩贍
之以州事付通判而自假節制軍馬督諸將繼進沔
州破北兵迫大安益昌大震椓亟命趨沔自至西縣
援之如淵以便宜命椓利路提刑司兼權興元府制
置司檄其守米倉椓移書曰今日之事如弈棋所校
者先後爾苟以分水三泉米倉爲可保敵兵若自宕
昌清川以入將孰禦之盍以興沔利三戎司分駐鳳
州俾制司已招之忠義關表復雛之豪傑聯司以進

兵氣奪矣如淵遲疑不決逮天水同慶被屠西和圍益急始會軍民之衆萬人援之道梗不得前而城已破矣俄報岩寨七方之師皆潰稼率遺民駐廉水縣召集保甲分布間道以保巴山當是時文臣之在軍中者惟稼一人如淵既罷李𡌴代之以稼久勞請改畀內郡差知榮州殿中侍御史汪剛中如淵黨也欲使稼分其罪乃謂蜀之敗實由稼遽罷之又削二官李心傳見上訟稼無罪不當罷宣撫使黃伯固辟稼知閬州未幾伯固去官制置使趙彥吶以參議官辟之制置司近漢中稼言漢中蕩無藩籬宜經理仙人

原以為緩急視師之地彥吶以委稼稼至原繕營壘峙芻糧比器甲開泉源守禦之規罔不備具會召還彥吶密奏留稼以直祕閣知沔州利州提點刑獄兼參議官始至告于神曰郡當兵難之後生聚撫摩所當盡力去之日誓垂橐以入劒門乃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來歸北兵入西和薄階州稼贊彥吶登原督戰知天水軍曹友聞等兵大戰進稼三官爲朝請大夫兼關外四州安撫司公事措置西路屯田稼嘗代彥吶論蜀事利害上嘉覽之北兵自鳳州入東軍不能禦遂擣河池至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

率逃議欲退保大安稼白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
退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君倉
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呐曰吾志
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北兵自白水關入六股株距
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爲阻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爲
疑兵彥呐至罝口輟帳前總管和彥威以軍還沔召
小將楊俊何璘悉以兵會又調總管王宣精兵千人益之
璘軍無紀律稼捕其縱火者三人誅之未幾北兵大
至璘遁其衆皆潰遂下沔州先是友聞戍七方知沔
不可守勸稼移保山砦而自將所部助之稼曰七方

要地不可棄吾郡將也城亦不可棄即事不濟有死
而已先二日子斯復侍以時危任重為憂稼舉田承
君五日不汗之言語之且曰吾得死所何憾又以書告
李心傳曰稼必堅守沔無沔則無蜀矣自謂此舉可
以無負知己及事迫參議楊約勸稼姑保大安稼厲
聲曰我以監司守城郭爾以幕客往來應援各行其
志常平司屬官馮元章率吏士力請稼少避稼不為動
城既陷衆擁稼出召稼叱之不能止兵騎四集圍之遂死
焉詔進稼七官為正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諡曰忠
後以子斯得執政累贈太師稼為人慷慨有大志問

人有善稱之不容口不善面折無所避推轂人士常恐不及視財如糞土死之日聞者莫不於邑流涕所著有縮齋類藁三十卷斯得自有傳

曹友聞字允叔同慶栗亭人武惠王彬十二世孫也少有大志與仲弟友諒不遠千里尋師取友登寶慶二年進士授緜竹尉改辟天水軍教授城已被圍友聞單騎夜入與守臣張維糾民厲戰兵退制置使製大旗書滿身膽以旌之已而兵復至友聞罄家財招集忠義得建士五千人制置使李𡌴檄管忠義領所部守仙人關且行且戰至峽口據險前軍統制屈信率

所部突陳還所掠四州人畜至秦塡遣左軍統制杜
午迎擊力不能敵友聞令諸軍乘高據險身冒矢石
爲士卒先信與統制張安國領兵出戰兵退制置使
檄捍七方關北兵東破武休關已而破七方遂入沔
州金牛至大安又分兵自嘉陵江木皮口突出何進
軍後進戰敗死之遂長驅入劒門友聞與弟萬各率
所部取間道過氈帽山至青蒿塡戰于白水江中流
兵退制置司檄駐閬州叛將鲁珎爲陳隆之所斬珎
部曲肆焚劫友聞討斬其將郭虎龍廣楊仲等餘黨
散去檄知天水軍北兵入鳳州略河池抵同慶友聞

寄遣統制王漢臣統領張祥授以方略出戰兵至城下友聞部分諸將各守一門偃旗伏鼓戒士卒俟漸近鳴鼓張旗矢石並發又命漢臣等取間道出戰自提重兵尾敵後大戰有功端平初友聞遣萬與忠義總管時當可分兵砕石頭青蒿合前後大戰數合制置使上其功特授承務郎權發遣天水軍北兵又自西和至階州友聞曰階雖非吾境豈可坐視而不救遂引兵與諸軍會命前軍統制全貴領所部為先鋒統制夏用出其左張成出其右總管陳庚及萬友諒往來督戰有功制置使趙彥吶俾節制利帥司軍馬任責措置邊

面換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差權利州駐劄御前
諸軍都統制駐劄石門控扼七方關明年北兵破武
休關入沔陽利路提刑高稼死之制置使進屯青野
原被圍友聞曰青野爲蜀咽喉不可緩遣萬領兵自
冷水口度嘉陵江至六股株屢戰有功夜銜枚由間
道直趨青野原制置使奇萬之勇令督諸軍戰守兵
退友聞引精兵亦趨至原下夜半截戰圍遂得解特
授武德大夫左驍騎大將軍依舊利州駐劄御前諸軍
統制北兵破沔州擒大安友聞遣摧鋒軍統制王資
踏白軍統制白再興速趨雞冠隘左軍統制王進據

陽平關友聞登溪嶺手執五方旗指麾甫畢兵數萬
突至陽平關遂遣進及遊奕部將王剛出戰又親帥
帳兵及背嵬軍突出陳前左右馳射兵退友聞謂忠
義總管陳庚及當可曰敵必旋兵攻雞冠隘宜急援
之既而果以步騎萬餘攻隘庚以騎兵五百直前決
戰當可將步兵左右翼並進王資白再興又自隘出
戰蹀血十餘里兵乃解去特授友聞眉州防禦使仍舊
左驍衛大將軍利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兼沔州駐
劄兼管關外四州安撫權知沔州節制本府屯戍軍
馬吳萬差知同慶府四川制置司帳前總管仍舊總

管忠義軍馬節制屯戍軍馬董仙駐劄專與沔利西
司同共任責措置邊面明年友聞引兵拒仙人關諜
聞北兵合西夏女眞回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萬大
至友聞語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
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匿伏以待之北兵先攻武
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制置使
趙彥吶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馳書彥吶
曰沔陽蜀之險要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
能越沔陽而入蜀又有曹萬王宣首尾應援可保必
捷大安地勢平壙無險可守正敵騎所長步兵所短

四百一十六個字

況衆寡不敵豈可於平地控禦彥吶不以爲然一日
持小紅牌來速者七友聞議爲以寡擊衆非乘夜出
奇內外夾擊不可乃遣萬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
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鋭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
設伏約日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爲應外呼殺聲北兵
果至萬出逆戰敵將八都魯擁萬餘衆趕海帥千人
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遂友聞
遣選鋒軍統制楊大全遊奕軍統制馮大用引本部
出東柴園擊敵後隊敢勇軍總管夏用知西和州神
勁軍總管趙興師所部出水嶺擊敵中隊知天水軍

安邊軍總管呂嗣德陳庚率所部出龍泉頭擊敵前
隊友聞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保捷軍
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人衝前軍前軍不動大兵
伏三百騎道旁虎衆銜枚突戰會大風雨諸將請曰
雨不止淖濘深没足宜俟少霽友聞斥曰敵知我伏
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聞之
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内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
十里西軍素以緜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安闘黎
明大兵益增迺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歎曰此殆天
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

血戰愈厲與男萬俱死軍盡沒北兵遂長驅入蜀秦鞏人汪世顯素服友聞威望嘗以名馬遺友聞還師過戰地歎曰蜀將軍真男兒漢也盛禮祭之事聞特贈龍圖閣學士大中大夫賜廟褒忠謚曰節官其二子承務郎堦迪功郎萬特贈武翼大夫二子成忠郎

陳寅寶謨閣待制咸之子漕司兩貢進士以父恩補官歷官州縣紹定初知西和州西和極邊重地寅以書生義不辭難北兵入境屬都統何進出守大安獨統制官王銳與忠義千人城守而已寅誓與其民共守此土居民始以進留家城中恃以為固已而進徙

它郡遂無固志寅獨留其二子并閫門二十八口曰人各顧其家將誰共守迺散資財以結忠義為必守之計北兵十萬攻城東南門以降者為先驅寅草檄文喻之自執旗鼓激厲將士迎敵力戰矢石如雨師退詰旦增兵復來寅帥忠義民兵與敢死士力戰晝夜數十合兵退制置司以寅功徧告列郡北兵伐木為攻具增兵至數十萬圍州城進素與寅不協寅有功尤為諸將所忌至是求援甚急久之制置司才遣劉銳及忠義人陳瑀等往救率皆觀望不進銳甫進七方關瑀末及仇池皆以路梗告寅率民兵晝夜苦戰

援兵不至城遂陷寅顧其妻杜氏曰若速自爲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即登高堡自飲藥二子及婦俱死母傍寅斂而焚之乃朝服登戰樓望闕焚香號泣曰臣始謀守此城爲蜀藩籬城之不存臣死分也臣不負國臣不負國再拜伏劒而死賓客同死者二十有八人一子後至亦欲自裁軍士抱持之曰不可使忠臣無後與俱縋城亦折足死制置司以聞詔特贈朝議大夫右文殿修撰賜錢三千緡即其所居鄉所守州立廟久之加贈華文閣待制謚襄節

賈子坤字伯厚潼川懷安軍人嘉定十三年進士爲西和推官攝通判關外被兵子坤與郡守陳寅誓死城守城陷子坤朝服與其家十二口死之追贈承議郎封其父崧承務郎官其子仲武宣教郎隆州簽判改奉議郎果州通判卒仲武子昌忠純孝同登咸淳七年進士第純孝楊州教授受知帥李庭芝調江淮總幕北兵下江南二王在福州以史館檢閱召辭會丞相文天祥辟佐其幕尋授秘書丞擢吏部郎中丁母憂起復爲右司轉朝散郎厓山師敗純孝抱二女偕妻牟同蹈海死

劉鈗知文州嘉熙元年北兵來攻鈗與通判趙汝𨓜乘城固守率軍民七千餘人晝夜搏戰殺傷甚多拒守兩月餘援兵不至城中無水取汲于江會陳昱以去歲失守沔編置此州夜踰城出降獻女大將告以虛實敵遂增兵攻城甚急一夕移江流於數里外鈗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告命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同哥才六歲飲以藥猶下拜受之左右爲之感慟汝𨓜宣城人善射城破被執先斷其兩臂而後臠殺之鈗及其二子自刎死軍民死者數萬人

蹇彝潼川通泉人嘉定二年進士累官通判金州端平三年北兵攻蜀彝堅守戰不能敵被擒不屈而死其子永叔復力戰城破舉家死焉弟維之紹定五年進士利州都統王宣辟行參軍事亦迎敵力戰而死特官其子

何充漢州德陽人祕書監耕之孫通判黎州攝州事預為備禦計及宋能之至建議急於邛峽創大小兩關倉及砦屋百間親督程役俄關破充自刺不死大軍帥呼之語許以不殺充曰吾三世食趙氏禄為趙氏死不憾帥設帟幄環坐諸將而虛其賓席呼充曰汝

能降即坐此充踞坐地求死遂罷它日又呼之欲辮
其髮而髡其頂曰可殺不可髡又使署招民榜充曰
吾監州也可聚吾民使殺之耶即一家有死而已榜
必不可署大將遺以酒茗羊牛肉皆卻之自是水飲絕
不入口敵知其不可強將咼之大將曰此南家好漢
也使之即死於是斬其首充妻陳罵不絕口初充之
見呼也陳必以一家往帥曰不呼汝何以來陳曰吾
求死爾及充死東望再拜曰臣夫婦雖死可以對趙
氏無愧矣衆以石擊殺之方充夫婦之嬰禍也親戚
勸其茍免充正色曰我夫婦與兒婦義同死汝等自

求生可也於是上下感泣願同死者四十餘人男士麟孫駒行從子仲桂先充而死惟長子士龍得免

許彪孫顯謨閣學士奕之子也為四川制置司參謀官景定二年劉整叛召彪孫草降文以潼川一道為獻彪孫辭使者曰此腕可斷此筆不可書也即閉門與家人俱仰藥死整既降遂引兵襲都統張桂營桂及統制金文德戰死納溪曹顗闔門死之景定四年沔州都統胡世全護糧運至虎象山遇敵兵戰敗死咸淳二年北兵取開州守將龐彥海死之德祐元年瀘守梅應春殺判官李丁孫推官唐奎瑞以城降珍州

四百个字

守將江彥清巷戰死之

陳隆之不知所仕履爲四川制置使淳祐元年十一月成都被圍守彌旬弗下部將田世顯乘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漢州守臣王夔降隆之呼夔語之曰大丈夫死爾毋降也遂見殺後五年提刑袁簡之上其事特贈徽猷閣待制合得恩澤外特與兩子恩澤賜謚立廟又有史季儉者威州棋城主簿也成都之陷子良震與壻楊城夫爭相爲死各特贈兩官與一子下州文學

王翊字公輔郫縣人寶慶元年進士吳曦嘗招之入

幕及曦以蜀叛抗節不拜為陳大義曦怒囚翊欲烹之
曦誅而免嘉熙元年制置使丁黼辟為參議官先遣
其家歸鄉里為文訣先墓誓以身死報國及北兵至
帳前提舉官成駒先走黼倉卒迎敵敗死翊與司理
王璨運司幹官李日宣等募兵拒守兵入公署見翊
朝服危坐問為何人曰小官食天子之禄臨難不能
救死有餘罪可速殺我又問何以不走曰願與此城俱
亡北兵相謂曰忠臣也戒勿殺敵縱火大掠翊以朝服
赴井死兵後其家出其屍井中衣冠儼如也轉運副使
蒲東卯死之兵屠漢州權州事劉當可判官邵復録

事參軍羅由司戶參軍趙崇啓知雒縣羅君文皆不屈而死復雍六世孫也入眉州知丹陵縣馮仲燁死之取簡州簡守李大全死之邛守趙晨親率雅州牌手出戰力盡而死文州守劉銳通判趙汝曏相誓死守更迭出戰[illegible]被圍旬有五日汲道絕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至吮妻子之血卒無叛志城垂陷汝曏猶提雙刃入陣中十六矢被執以死銳先殺其妻父子三人登文王臺自刎死師至遂寧民兵趙朋拒戰左臂已斷而戰不休至重慶進士胡天啓負母而逃兵欲殺其母天啓妻張哀號願以身代不聽卒殺之天

啓與其妻呼天大罵大將奇天啓貌欲活之謂之曰汝從我當共富貴天啓愈奮罵於是夫婦同死事聞翊汝鄒皆立廟賜謚餘褒恤有差寶祐六年北兵援吉平隘守將楊禮周德榮死之援長寧守將王佐父子俱死至閬州推官趙廣死之至蓬州轉運使施擇善死之至順慶帥守段元鑑城守麾下劉淵殺之以降

李誠之字茂欽婺州東陽人受學呂祖謙鄉舉第一後入太學舍選亦第一慶元初釋褐為饒州教授丁父母憂廬墓終喪幹辦福建安撫司公事遷刑工部

架閣擢國子學録以言罷起為江西轉運司幹辦使
稱提會子第其物力高下輸錢以斂之誠之以為擾
使者不悅曰商君之令猶能必行今乃齟齬如此誠
之愀然曰使君儒者而欲效商君之所為乎遂辭去
使者遜謝罷令而後止改通判常州知郢州知金人
必敗盟大修邊防戰攻守禦之具移知蘄州蘄自南
渡以來未嘗被兵誠之曰備禦無素長驅而來將若
之何相視城壁而增益之備樓櫓築軍馬牆教閱廂
禁民兵激之以賞積粟四萬先是酒庫月解錢四百
五十千以獻守誠之一無所受寄諸公帑以助兵食

嘉定十四年二月金人犯淮南時誠之已逾滿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歸聞難作而止喟然謂其僚曰吾以書生[illegible]再任邊壘行年七十抑又何求獨欠一死爾當與同僚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乃選丁壯分布城守募死士迎擊遇于横槎橋大破之居數日金人擁衆臨沙河欲度又破之明日金兵大至决湟水焚戰樓又拒退之明日金移兵要衝爲必渡計斷兵直前奮擊殺其酋帥金人雖屢挫然謀益巧攻益力未幾傅城下圍之數重遂燔木栅誠之出兵禦之又殺其將卒數十人奪所佩印三月朔金人攻西門

射卻之俄造望樓以窺城誠之為疑兵以示之又使持書來脅降誠之戮之而還其書越二日金人以攻具進誠之設械禦之夜出擣其營料敵應變若熟知兵者金人卒不得志會黃州失守併兵為一凡十餘萬池陽合肥援兵敗走朝命馮榯援二郡榯至境遷延不進誠之激厲將士勉以忠義城陷率兵巷戰殺傷相當子士允力戰死誠之引劍將自到呼其孥曰城已破汝等宜速死無辱妻許及婦若孫皆赴水死事聞贈朝散大夫祕閣修撰封正節侯立廟于蘄賜名褒忠賻銀絹二百仍賜爵迪功郎者三贈其妻令人

士允通直郎子婦及孫女之沒於難者皆贈安人從誠之之死者通判州事秦鉅

秦鉅字子野丞相檜曾孫通判蘄州金人犯境與郡守李誠之協力捍禦求援於武昌安慶月餘兵不至策應兵徐揮常用等棄城遁城破鉅與誠之各以自隨之兵巷戰死傷略盡鉅歸署疾呼吏人劉迪令火諸倉庫乃赴一室自焚有老卒見煙焰中著白戰袍者識其鉅也冒火挽出之鉅叱曰我爲國死汝輩可自求生掣衣就焚而死次子浚先往四祖山兵至亟還與弟瀈從父偕死特贈鉅五官秘閣修撰封義烈

侯與誠之皆立廟蘄州賜額褒忠贈浚澧通直郎賻以銀絹各三百州學教授阮希甫贈通直郎防禦判官趙汝標蘄春主簿寗時鳳録事參軍兼司戶杜諤俱贈承務郎監蘄州都大監轄蘄口鎮倉庫嚴剛中贈承事郎時統制官孫中小將江士旺陳興曹全立卞軍士李斌等皆鬬死司理參軍趙與裕先率民兵百餘人奪闗出外求援僅以身免而全家十六人皆没淳祐十二年特[illegible]封鉅義烈顯節侯黃州之陷守臣何大節亦投江死焉

列傳卷第二百八

列傳卷第二百九　宋史四百四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勑修

忠義五

陳元桂　張順　張貴　范天順

牛富　邊居誼　陳炤　王安節

尹玉　李芾　尹穀　楊霆

趙卯發　唐震　趙與檡　趙孟錦

趙淮

陳元桂撫州人淳祐四年進士累官知臨江軍時聞警報

築城備禦以焦心勞思致疾開慶元年春北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子在隆興頓兵不進元桂力疾登城坐北門亭上督戰矢石如雨力不能敵吏卒勸之避去不從有以門廊鼓翼蔽之者麾之使去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此左右走遁師至元桂瞠目叱罵遂死之縣其首於敵樓越四日方斂體色如生初親戚有勸其移治者元桂曰子亦爲浮議所揺耶時事如此與其死於饑饉死於疾病死於盜賊孰若死於守土之爲光明俊偉哉家人或請登舟不許且戒之曰守臣家屬豈可先動以揺民心敏子以聞贈寶章閣待制賜緡錢十萬與一子京官一子選人

恩澤立廟北門謚曰正節
張順民兵部將也襄陽受圍五年宋闖知其西北一水曰
清泥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
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
得三千求將得順與張貴俗呼順曰矮張貴曰竹園張俱
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
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發舟
百艘稍進團山下越二日進高頭港口結方陳各船置火
槍火砲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矴出江以紅鐙爲
識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北

軍舟師布滿江面無隙可入衆乗鋭凡斷鐵絙攢杙數百轉戰百二十里黎明抵襄城下城中久絶援聞救至踴躍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槍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冢斂葬立廟祀之

張貴既抵襄襄帥呂文煥力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郢求援北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樁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樁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

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責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砲鼓噪發舟乘夜順流斷緪破圍冒進衆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大兵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遥望軍船旗幟紛披貴軍喜躍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北兵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大兵得逃卒之報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戰已困出於不意殺傷殆盡身被數十槍力不支見執卒不屈死之乃命降卒四人舁尸至襄令於城下曰識矮張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

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祔葬順冢立雙廟祀之

范天順荆湖都統也襄陽受圍天順日夕守戰尤力及呂

文煥出降天順仰天歎曰生爲宋臣死當爲宋鬼即所守

處縊死贈定江軍承宣使制曰賀蘭擁兵坐視雎陽之失

李陵失節重爲隴士之羞今有人焉得其死所可無褒恤

以示寵綏范天順功烈雖卑忠義莫奪自均房泛舟之役

克濟于艱而襄樊坐甲之師益堅所守俄州刺史爲降將

軍爾乃不屈自經可謂見危致命封其妻宜人官其二子

仍賜白金五百兩田五百畝

牛富霍丘人制置司遊擊砦兵籍勇而知義爲侍衛馬軍

司統制戍襄陽五年移守樊城累戰不爲衄且數射書襄
陽城中遺呂文煥相與固守爲脣齒兩城凡六年不拔富
力居多城破富率死士百人巷戰死傷不可計渴飲血水
轉戰前遇民居燒絶街道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贈
靜江軍節度使謚忠烈賜廟建康裨將王福見富死歎曰
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邊居誼隨人也初事李庭芝積戰功至都統制咸淳十年
以京湖制置帳前都統守新城居誼善御下得士心凡戰
守之具治之皆有法大兵至沙陽守將王大用不降麾兵
攻城破之執大用呂文煥至新城意其小壘可不攻而破

居誼率舟師拒之文煥列沙陽所斬首招降不從明日縛
大用至壁下使呼曰邊都統急降不然禍即至矣居誼不
荅又射牓檄入壁中居誼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聞
之以為居誼降已也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者三幷中
其馬馬仆幾鈎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走越二日總制
黄順挾一人開東門走出降明日使順來招之居誼曰若
欲得新城邪吾誓以死守此何可得也順又呼其部曲部
曲欲縋城出居誼悉驅以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
以火具却之旋蟻附而上居誼乃取其家金盡散將士往
來督戰會暮破侵漢樓樓火延爇民居居誼度力不支走

還第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丞相伯顏壯其勇購得其屍燼中觀之事聞贈利州觀察使立廟死所

陳炤字光伯常州人少工詞賦登第為丹徒縣尉歷兩淮制置司參議官大軍倉曹壽春府教授復入帥幕改知朐山縣仍兼主管機宜文字尋丁母憂歸北兵至常常守趙與鑒走匿郡人錢訔以城降淮民王通居常州陰以書約劉師勇許為內應朝議乃以姚希得子訔知常州師勇復常州走錢訔執安撫戴之泰等遂迎訔以入訔以炤久任邊知兵辟為通判或謂炤曰今辟難有辭矣炤曰鄉邦淪沒何可坐視與其偷生而苟全不若死之愈也遂墨衰而

出凡可以備禦者無不爲之訔入常甫十餘日大軍攻常
炤等率義兵戰禦自夏徂冬不能下以功加帶行提轄文
思院常將張彥攻呂城兵敗而降因盡言常城中虛實遂
急攻之炤等晝夜城守招之不下丞相伯顏自將圍其城
炤與訔持以忠義協力固守再加訔太府寺丞炤幹辦諸
軍糧料院常將吉皆轉五官城益急常兵阻壕水爲陳矢
盡亦不降城破訔死之炤猶斂兵巷戰家人請曰城東北
門圍未合可走常熟入臨安也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
日中兵至死焉事上追贈訔龍圖閣待制希得贈太師炤
直寶章閣並官其子

王安節節度使堅之子也少從其父守合州有功安節等
兄弟五人皆受官堅爲賈似道所忌出知和州鬱鬱而死
安節至咸淳末爲東南第七副將德祐初似道潰師蕪湖
列城皆降不降者亦棄城遁時安節駐兵江陵即走臨安
上䟽乞募兵爲捍禦授閤門祇候浙西添差兵馬副都監
收兵入平江合張世傑兵戰鳳皇港有功轉三官劉師勇
復常州攻走王良臣師勇還平江以安節與張詹守常已
而良臣導大兵攻常常城素惡安節等築柵以守相拒兩
月不下
大元丞相伯顏自將攻之屢遣使招降亦不下丞相怒麾

兵破其南門安節揮雙刀率死士巷戰臂傷被執有求其姓名者安節呼曰我王堅子安節也降之不得乃殺之

尹玉寧都人以捕盜功爲贛州三砦巡檢秩滿城居從文天祥勤王及天祥至平江調玉同淮將張全廣將朱華拒大兵戰于伍牧全等軍敗以淮廣軍先遁曾全胡遇謝榮曾玉以贛州四指揮軍亦遁唯玉殘軍五百殊死戰玉手殺數十人箭集於胄如蝟毛援絕力屈遂被執大軍橫四槍於其項以梃擊之死餘兵猶夜戰殺人馬蔽田間無一降者質明生還者四人贈玉濠州團練使官其二子賜田二頃以恤其家

李芾字叔章其先廣平人中徙汴高祖升起進士爲吏有廉名靖康中金人破汴以刃迫其父升前捍之與父俱死曾祖椿徙家衡州遂爲衡人芾生而聰警少自樹立名其齋曰無暴棄魏了翁一見禮之謂有祖風易其名曰肯齋初以蔭補南安司户辟祁陽尉出振荒即有聲攝祁陽縣縣大治辟湖南安撫司幙官時盜起永州招之歲餘不下芾與參議鄧坰提千三百人破其巢禽賊魁蔣時選父子以歸餘黨遂平攝湘潭縣縣多大家前令束手不敢犯芾稽籍出賦不避貴勢賦役大均入朝差知德清縣屬浙西飢芾置保伍振民活數萬計遷主管酒庫所德清有妖人

扇民爲亂民蜂起附之至數萬人遣苐討之盜聞其來衆
立散歸除司農寺丞歷知永州有惠政永人祠之以浙東
提刑知温州州瀕海多盜苐至盜息遂以前官移浙西時
浙西亦多盜羣穴太湖中苐跡得其出没按捕之盜亦駭
散作虎丘書院以祠尹焞置學官親爲學規以教之學者
甚盛咸淳元年入知臨安府時賈似道當國前尹事無鉅
細先關白始行苐獨無所問福王府有迫人死者似道力
爲營捄苐以書往復辨論竟寘諸法嘗出閱火具民有不
爲具者問之曰似道家人也立杖之似道大怒使臺臣黃
萬石誣以贓罪罷之大軍取鄂州始起爲湖南提刑時郡

縣盜擾民多奔竄芾令所部發民兵自衞縣予一皂幟令
曰作亂者斬幟下民始帖然乃號召發兵擇壯士三千人
使土豪尹奮忠將之勤王别召民兵集衡爲守備未幾似
道兵潰蕪湖乃復芾官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時湖北州
郡皆已歸附其友勸芾勿行曰無已即以身行可也芾泣
曰吾豈昧於謀身哉第以世受國恩雖廢棄中猶思所以
報者今幸用我我以家許國矣時其所愛女死一慟而行
德祐元年七月至潭潭兵調且盡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
縣倉卒召募不滿三千人乃結溪峒蠻爲聲援繕器械峙
芻糧柵江脩壁命劉孝忠統諸軍吳繼明自湖北至陳義

陳元自戍蜀歸芾奏請留之戍潭推誠任之皆得其死力大元右丞阿里海牙既下江陵分軍戍常德遏諸蠻而以大兵入潭芾遣其將於興帥兵禦之于湘陰興戰死九月再調繼明出禦兵不及出而大軍已圍城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亦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十月兵攻西壁孝忠輩奮戰芾親冒矢石以督之城中矢盡有故矢皆羽敗芾命括民間羽扇羽立具又苦食無鹽芾取庫中積鹽席焚取鹽給之有中傷者躬自撫勞日以忠義勉其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芾殺之以徇十二月城圍益急孝忠中礮風不能起諸

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
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後言者吾先
戮汝除夕大兵登城戰少却旋蟻附而登衡守尹穀及其
家人自焚芾命酒酹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
忠字爲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參議楊震赴園池死芾坐熊
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
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扣頭辭以不能芾
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
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
身投地乃自刎幕屬茶陵顏應焱安仁陳億孫皆死潭民

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虗井縊林木者累累相比繼明等
以城降陳毅潰圍將奔閩中道戰死事聞贈端明殿大學
士謚忠節帯初至潭遣其子裕孫出曰存汝以奉祀也其
孫輔叔時亦親迎於温皆得不死二王悉詔入閩官之帯
爲人剛介不畏强禦臨事精敏姦猾不能欺且强力過人
自旦治事至暮無倦色夜率至三鼓始休五鼓復起視事
望之凛然猶神明而好賢禮士即之温然雖一藝小善亦
惓惓奬薦之平生居官廉及擯斥家無餘貲
尹穀字耕叟潭州長沙人性剛直莊厲初處郡學士友皆
嚴憚之宋以詞賦取士季年惟閩浙賦擅四方穀與同郡

邢天榮董景舒歐陽逢泰諸人爲賦體裁務爲典雅每一篇出士爭學之由是湘賦與閩浙頡頏中年登進士第調常德推官知崇陽縣所至廉正有聲丁內艱居家教授不改儒素日未出授諸生經及朱氏四書士雖有才思而不謹飭者擯不齒諸生隆暑必盛服端居終日夜滅燭始免巾幘早作必冠而後出帷行市中市人見其舉動有禮相謂曰是必尹先生門人也詰之果然晚入李庭芝制幕用薦擢知衡州需次于家潭城受兵帥臣李芾禮以爲參謀共畫備禦策時城中壯士皆入衞臨安所餘軍僅四百五十人老弱太半芾糾率民丁奬勵以義人殊死戰三月城

不下大軍斷絶險要援兵不至穀知城危與妻子訣曰吾以寒儒受國恩典方州誼不可屈若輩必當從吾已耳召弟岳秀使出以存尹氏祀岳秀泣而許之死乃積薪扃戶朝服望闕拜已先取歷官告身焚之即縱火自焚鄰家救之火熾不可前但於烈焰中遥見穀正冠端笏危坐閤門無少長皆死焉芾聞之命酒酹穀曰尹務實男子也先我就義矣務實穀號也初潭士以居學肄業爲重州學生月試積分高等升湘西嶽麓書院生又積分高等升嶽麓精舍生潭人號爲三學生兵興時三學生聚居州學猶不廢業穀死諸生數百人往哭之城破多感激死義者

楊霆字震仲少有志節以世澤奏補將仕郎銓試第一授脩職郎桂嶺主簿有能聲又五中漕舉改鄂州教授遷復州司理參軍轉常澧觀察推官攝知監利縣縣有疑獄歷年不決霆未上微服廉得其實立決之人稱神明辟荆湖制置司幹官呂文德爲帥素慢侮士常試以難事霆倉卒立辦皆合其意一日謂曰朝廷有密旨出師策應淮東誰可往者即對曰某將可又曰兵器糧草若何即對曰某營兵馬其庫器甲其處矢石其處芻糧口占授吏頃刻案成文德大驚曰吾平生輕文人以其不事事也公材幹如此何官不可爲吾何敢不敬密薦諸朝除通判江陵府江陵

大府雄據上流表裏襄漢西控巴蜀南扼湖廣兵民雜處
庶務叢集霆隨事裁決處之泰然暇日詣郡庠與諸生講
學又取隸官閒田增益廩稍選民之强壯當農隙訓練之
時付以器械雜兵行肄習親閱試行賞以激勸之未幾有
能擐甲騎射者遂皆獲其用而兵不復擾民丁內艱德祐
初起復奉議郎湖南安撫司參議與安撫使李芾協力戰
守霆有心計善出奇應變帥府機務芾一以委之城初被
圍日夜守禦數日西北隅破霆麾兵巷戰抵暮增築月城
比旦城復完策厲將士以死守之城既破霆赴水死妻妾
奔救無及遂皆死

趙卯發字漢卿昌州人淳祐十年以上舍登第為遂寧州司户潼川簽判宣城宰素以節行稱中被論罷咸淳七年起為彭澤令十年權通判池州大兵渡江池守王起宗棄官去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為守禦計夏貴兵敗歸所過縱掠卯發捕斬十餘人兵乃戢明年正月大兵至李王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忿氣填膺瞠目視林不能言有問以提身之道者卯發曰忠義所以提身也此外非臣子所得言林以兵出巡江陰降歸而陽助卯發為守守兵五百餘柄皆歸林卯發知不可守乃置酒會親友與飲訣謂其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

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卯發
笑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也雍氏曰吾請先君死卯發
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資與其弟姪僕婢悉遣之二月兵
薄池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
節義成雙又爲詩别其兄弟與雍盛服同縊從容堂死卯
發始爲此堂名可以從容及兵遽領客堂中指所題扁曰
吾必死於是客問其故曰古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
難此殆其兆也卯發死林開門降
大元丞相伯顏入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即如堂中觀
之皆歎息爲具棺衾合葬於池上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

文閣待制謚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錄二子為京官
唐震字景實會稽人少居鄉介然不苟交有言其過者輒
喜既登第為小官有權貴以牒薦之者震內牒篋中已而
干政震取牒還之封題未啓其人大媿後為他官所至以
公廉稱楊棟葉夢鼎居政府交薦其賢咸淳中由大理司
直通判臨安府時潛說友尹京恃賈似道勢甚驕蹇政事
一切無所顧讓會府有具獄將寘辟震力辨其非說友爭之
不得上其事刑部卒是震議六年江東大旱擢知信州震
奏減綱運米蠲其租賦令坊置一吏籍其戶勸富人分粟
使坊吏主給之吏有勞者輒為具奏復其身吏感其誠事

為盡力所活無業州有民庸童牧牛童逸而牧舍火其父訟庸者殺其子投火中民不勝掠自誣服震視牘疑之密物色之得童傍郡以詰其父對如初震出其子示之獄遂直擢浙西提刑過闕陛辭似道以類田屬震震謝不能行至部又以疏力爭之趙氏有守阡僧甚暴橫震遣吏捕治似道以書營救震不省卒按以法似道怒使侍御史陳堅劾去之咸淳十年起震知饒州時興國南康江州諸郡皆已歸附大兵略饒饒兵才千八百人震發州民城守昧爽出治兵至夜中始寐上書求援不報大兵使人入饒取降款通判萬道同陰使於所部斂白金牛酒備降禮饒寓士

皆徙之道同風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
年感震言殺使者民有李希聖者謀出降械寘獄中明年
二月兵大至都大提舉鄧益遁去震盡出府中金錢書官
資揭於城募有能出戰者賞之衆懼不能戰北兵登陴衆
遂潰震入府中玉芝堂其僕前請曰事急矣番江門兵未
合亟出猶可免震罵曰城中民命皆係於我我若從爾言
得不死城中民死我何面目生耶左右不復敢言皆出有
頃兵入執牘鋪案上使震署降震擲筆于地不屈遂死之
兄椿與家人俱死張世傑尋復饒州判官鄔宗節求震屍
葬之贈華文閣待制謚忠介廟號褒忠官其二子震客馮

驥伺新之驥後守獨松關新之守閩之新壘皆戰死
趙與擇爲嗣秀王德祐二年爲浙閩廣察訪使益王之立
舅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擇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止遂犯
忌嫉諸將俱憚之未幾北兵逼浙東乃命與擇出瑞安與
守臣方洪共任備禦朝臣言與擇有劉更生之忠曹王皐
之孝宜留輔以隆國本譖者益急卒遣之瑞安受圍城中
危急與洪誓以死守小校李雄夜開門納外兵與擇洪率
衆巷戰兵敗被執董文炳問之曰汝爲秀王耶今能降乎
與擇厲聲曰我國家近親今力屈而死分也尚何問爲遂
殺之洪亦伏節而死又有趙孟錦者少不羈遊淮以軍功

爲將佐北兵攻眞州每戰輙爲士卒先守苗再成倚之爲重北兵重艦駐江上孟錦乘大霧來襲俄霧解日已高北兵見其兵少逐之登舟失足墮水身荷重甲溺焉

趙淮丞相葵之從子也李全之叛屢立戰功累官至淮東轉運使德祐中戍銀樹壩兵敗與其妾俱被執至瓜州元帥阿朮使淮招李庭芝許以大官淮陽許諾至揚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毋降也元帥怒殺之棄屍江濱

列傳卷第二百九

列傳卷第二百十　宋史四百五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忠義六

趙良淳字景程居饒之餘干太宗子燕懿王之後丞相汝愚曾孫也累世以學行名號賢宗子良淳少學於其鄉先生饒魯知立身大節及仕所至以幹治稱而未嘗干人薦

舉初以蔭爲泰寧主簿三遷至淮西運轄浮湛冗官二十餘年馬光祖李伯玉范丁孫交薦辟之卒不振拔考舉及格改知分寧縣分寧江西劇邑俗尚譁訐良淳治之不用刑戮不任吏胥取民之敦孝者身親尊禮之至甚傑驁者乃繩以法俗爲少革秩滿特差權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詔除諸司審計院督餉江西升大理司直咸淳末廷臣議衆建宗室於內郡以爲屏翰遂除良淳知安吉州先是知州李庚遁百事隳廢良淳至日與僚吏論所以守禦之備悉舉行之時歲饑民相聚爲盜所在蠭起或請以兵擊之良淳曰民豈樂爲盜哉時艱歲旱故相率剽掠苟活耳命

僚屬以義諭之衆皆投兵散歸其不歸者衆縛以獻有掠
人貨財詣其主謝過而還之者良淳勸富人出粟振之嘗
語人曰使太守身可以濟民亦所不惜也其言懇懇足以
動人人皆倒囷以應之朝議尋以徐道隆爲浙西提刑以
輔良淳加良淳直秘閣文天祥去平江潰兵四出剽掠良
淳捕斬數人梟首市中兵稍戢已而范文虎遣使持書招
降良淳焚書斬其使大兵迫獨松關有旨趣道隆入衛道
隆既去大兵至軍其東西門良淳率衆城守夜就芨舍俾
上不歸先是朝廷遣將兵國定援宜興宜興已危不敢往
乃如安吉見良淳願留以爲輔良淳見國定慷慨大言意

其可用也請於朝留戍安吉已而國定開南門納外兵兵入城呼曰衆散元帥不殺汝於是衆號泣散去良淳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事至此侍郎當爲自全計良淳叱去之命家人出避乃閉閤自經有兵士解救之復蘇衆羅拜泣曰侍郎何自苦逃之猶可求生良淳叱曰我豈逃生者邪衆猶環守不去良淳大呼曰爾輩欲爲亂邪衆涕泣出復投繯而死

徐道隆字伯謙婺州武義人父煥知南雄道隆以任入官累官潭州判官權知全州荆湖制置使汪立信奏辟道隆爲參議官立信遷兵部尚書道隆與賓客十許人俱去江

陵趙孟傳爲制置使以道隆參其軍事遂爲提點刑獄時
文天祥旣去平江潰卒四出爲浙西患苦安吉尤甚有旨
令道隆措置乃梟其首亂者于市牛監軍道范文虎程鵬
飛管景模俱遺書誘降道隆焚書斬使大兵至臨平皐亭
山令間道入援時水陸皆有屯軍道絕不通議由太湖經
武康臨安縣境勤王卽日乘舟出臨湖門泊宋村郡守趙
良淳旣縊死德祐二年正月朔旦追兵及道隆江陵親從
軍三百人殊死戰矢盡槍槊折一軍盡沒道隆見執艦内
閽守者少怠赴水死長子載孫亦赴水死餘兵有脫歸者
言於朝命贈官賜謚厚恤其家立廟安吉官其子孫越三

曰宋亡

姜才濠州人貌短悍少被掠入河朔稍長亡歸隷淮南兵中以善戰名然以來歸人不得大官爲通州副都統時淮多健將然驍雄無踰才才知兵善騎射撫士卒有恩至臨陣軍律凛凛其子當戰回白事才望見以爲敗也拔劒馳逐幾殺之賈似道出師才以兵屬孫虎臣爲先鋒相拒于丁家洲大軍設砲架轂車弩江濱中流數千艘旌旗聯亘鼓行而下才奮兵前接戰鋒已交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譁曰步帥遁矣於是諸軍皆潰才亦收兵入揚州大兵乘勝攻揚州才爲三疊陣逆之三里溝戰有功又與

元帥戰揚子橋日暮兵亂流矢貫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所向辟易已而大軍築長圍自揚子橋竟瓜洲東北跨灣頭至黃塘西北至丁村務欲以久困之時德祐元年也明年正月宋亡二月五奉使及一閤門宣贊舍人持謝太后詔來諭降才發弩射却之復以兵擊五奉使于召伯堡大戰而退未幾瀛國公至瓜洲才與庭芝泣涕誓將士出奪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瀛國公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朮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邪四月才以兵攻灣頭柵五月復攻之騎旋濘而止乃舍騎步戰至四鼓全師

以歸揚食盡才時出運米眞州高郵以給兵六月護餉至馬家渡萬戶史弼將兵擊奪之才與戰達旦弼幾殆阿朮馳兵來援乃得免去庭芝以在圍久召才計事屏左右語久之第聞才厲聲云相公不過忍片時痛耳左右聞之俱汗下才自是以兵護庭芝第期與俱死七月益王在福州以龍神四廂都指揮使保康軍承宣使召才才與庭芝東至泰州將入海阿朮以兵追及圍泰州使使者招之降才不聽阿朮驅揚兵士妻子至城下會才疽發脅不能戰諸將遂開門降都統曹安國入才臥內執之以獻阿朮愛其忠勇欲降而用之才肆爲慢言阿朮責庭芝不降才曰不

降者才也復憤憤不已阿术怒咼之揚州才臨刑夏貴出
其傍才切齒曰若見我寧不媿死邪有洪福者夏貴家僮
也從貴積勞爲鎭巢雄江左軍統制鎭江北降福與子大
淵大源下班祗候彭元亮結貴軍復之加右武大夫知鎭
巢貴旣臣附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大兵攻城久
不拔遣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
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中貴泣殺大源大淵誶曰法止誅
首謀何至舉家爲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
活邪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
也聞者流涕

馬塈宕昌人也一家父叔兄弟皆以忠勇爲名將而塈與其兄埜特顯咸淳中塈知欽州徙知邕邕地接六詔安南傍通諸溪峒撫御少失宜往往召亂塈鎮撫諸蠻及治關隘皆有條理大理不敢越善闡安南不敢入永平諸峒皆上帳冊邊陲晏然廣西經略李興上其功加閤門宣贊舍人未幾以左武衛將軍徵入朝已而宋亡塈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護經略司印守城至元十四年平章阿里海牙攻廣西塈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鑿馬坑斷嶺道大兵攻嚴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塈塈兵敗退保靜江平章使人招降塈發弩射

之攻三月塹夜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籍訖無降意城東隅稍卑大軍陽攻西門以精兵夜決水閘攻東門破其外城塹閉內城城守又破之塹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殺之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靜江破邕守馬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麒以城降獨塹部將婁鈐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里海牙笑曰是何足攻圍之十餘日婁從壁上呼曰吾屬饑不能出降苟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門取歸復閉壁大軍乘高視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臠牛啖立盡鳴角伐鼓諸將以爲出戰也甲以待婁乃令所部入擁一火砲然之

聲如雷霆震城土皆崩煙氣漲天外兵多驚死者火熄入
視之灰燼無遺矣
密佑其先密州人後渡淮居廬州佑爲人剛毅質直累官
至廬州駐札御前遊擊中軍統領改權江西路副總管咸
淳十年以閤門宣賛舍人爲江西都統是冬
大元丞相伯顏下鄂州留右丞阿里海牙守之而將大兵
東下明年二月朱禩孫遣高世傑取鄂州阿里海牙以兵
逆擊執世傑荆江口兵盡潰半入江西江西制置黃萬石
招集之且募寧都廣昌南豐義兵千餘人盡以屬佑十一
月大兵至隆興劉槃兵敗乃嬰城自守萬石時移治撫州

將適懼佑不從乃調佑兵援槃且戒以勿戰未至隆興槃
已降都統夏驥率所部兵潰圍出已而元帥張榮實呂師
夔提兵逼撫州佑率衆逆之進賢坪兵來呼曰降者乎鬬
者乎佑曰鬬者也麾其兵突戰進至龍馬坪大兵圍之數
重矢下如雨佑告其部曰今日死日也若力戰或有生理
衆咸憤厲自辰戰至日昃佑面中矢拔之復戰又身被四
矢三槍衆皆死僅餘數十人佑乃揮雙刀斫圍南走前渡
橋馬踏板斷遂被執衆見其勇戒勿殺輿歸隆興元帥宋
都觧曰壯士也欲降之縶之月餘終不屈嘗罵萬石爲賣
國小人使我志不得伸宋都觧命劉槃呂師夔坐城樓引

佑樓下以金符遺之許以官佑不受語侵槃師夔益不遜又令佑子說之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於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也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觀者皆泣下

張世傑范陽人少從張柔戍杞有罪遂奔宋隸淮兵中無所知名阮思聰見而奇之言之呂文德文德召爲小校累功至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攻安東州戰疾力與高達援鄂州有功轉十官尋從賈似道入黃州戰蘄草坪奪還所俘加環衛官歷知高郵軍安東州咸淳四年大軍築鹿門堡呂文德請益兵于朝調世傑與夏貴赴之及呂文煥以

襄陽降命世傑將五千人守鄂州世傑以鐵絙鎖兩城夾以砲弩其要津皆施杙設攻具大軍破新城長驅而下世傑力戰不得前遣人招之不聽丞相伯顏陽攻嚴山隘潛自唐港盪舟入漢東攻鄂鄂降世傑提所部兵入衛道復饒州乃入朝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上下歎異自和州防禦使不數月累加至保康軍承宣使總都督府兵遣將四出取浙西諸郡復平江安吉廣德溧陽諸城兵勢頗振七月與劉師勇諸將大出師焦山令以十舟爲方碇江中非有號令毋發碇示以必死元帥阿术載彀士以火矢攻之世傑兵亂無敢發碇赴江死者萬餘人

大敗奔圌山上䟽請濟師不報尋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十月進沿江招討使改制置副使兼知江陰軍已而大軍至獨松關召文天祥入衛以世傑爲保康軍節度使知平江尋亦召入衛加檢校少保二年正月大軍迫臨安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丞相陳宜中方遣人請和不可白太皇太后止之未幾和議亦沮兵至臯亭山世傑乃提兵入定海石國英遣都統卞彪說之使降世傑以爲彪來從已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彪從容爲言世傑大怒斷其舌磔之巾子山四月從二王入福州五月與宜中奉昰爲主拜簽書樞密院事王世強導大軍攻

之世傑乃奉益王入海而自將陳弔眼許夫人諸畬兵攻蒲壽庚不下十月元帥唆都將兵來援泉遂解去既而唆都遣人招益王又遣經歷孫安甫說世傑世傑拘安甫軍中不遣招討劉深攻淺灣世傑兵敗移王居井澳深復來攻井澳世傑戰却之因徙碙州至元十四年正月遣將王用攻雷州用敗績四月益王殂衛王昺立拜世傑少傅樞密副使五月遣瓊州安撫張應科攻雷州三戰皆不利六月再決戰雷城下應科死之世傑以碙洲不可居徙王新會之厓山八月封越國公發瓊州粟以給軍十月遣凌震王道夫襲廣州震敗績明年元帥張弘範等兵至厓山或

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曷先據海口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上有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巳乎今須與决勝負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水砦爲死守計人皆危之巳而弘範兵至據海口樵汲道絶兵茹乾糧十餘日渴甚下掬海水飲之海鹹飲即嘔泄兵大困世傑率蘇劉義方興日大戰弘範得世傑甥韓命以官使三至招之世傑歷數古忠臣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爲主死不移耳二月癸未弘範等攻厓山世傑敗走衛王舟大軍薄中軍世傑乃斷維以十餘艦奪港去後還收兵厓山劉自立擊敗之降

其將方遇龍葉秀榮章文秀等四十餘人世傑復欲奉楊
太妃求趙氏後而立之俄颶風壞舟溺死平章山下劉師
勇者廬州人以戰功歷環衛官會港師潰賈似道欲東入
海師勇贊之入揚州圖再舉似道然之時姚訔復常州似
道命師勇以淮兵取呂城朝廷加師勇和州防禦使助訔
守常而以張彥守呂城合兵拒大軍戰失利彥馬弱陷淖
中見執呂城失守常州勢益孤大軍寘彥城下招降師勇
以大義斥彥彥慚而退又遣范文虎來諭師勇伏弩射走
之常受圍數月援兵絶有羣鴟飛鳴繞城衆惡爲不祥俄
而城陷師勇拔柵戰且行其弟馬墮塹躍不能出師勇舉

手與訣而去淮軍數千人皆鬬死有婦人伏積屍下闞淮兵六人反背相拄殺敵十百人乃殪師勇從二王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爲憂憤縱酒卒葬于鼓山

陸秀夫字君實楚州鹽城人生三歲其父從家鎭江稍長從其鄉二孟先生學孟之徒恒百餘獨指秀夫曰此非凡兒也景定元年登進士第李庭芝鎭淮南聞其名辟置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才思清麗一時文人少能及之性沉靜不茍求人知每僚吏至閤賓主交驩秀夫獨歛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尊俎間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

之雖改官不使去已就幕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擢參議官德祐元年邊事急諸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庭芝上其名除司農寺丞累擢至宗正少卿兼權起居舍人二年正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温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賛之無不自盡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皇恐亟召秀夫還時君臣播越海濵庶事

踈略楊太妃垂簾與群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秀夫
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淚
衣盡浥左右無不悲動者屬井澳風王以驚疾殂群臣皆
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
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
絶宋此豈不可爲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占
城以與世傑不協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與世傑
共秉政時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内調工役凡有
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
勸講至元十六年二月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而世傑劉

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杖劒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年四十四翰林學士劉鼎孫亦驅家屬并輜重沉海不死被執榜掠無完膚一夕得脫卒蹈海鼎孫字伯鎮江陵人進士也方秀夫海上時記二王事爲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厓山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卒其書存亡無從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詳云

徐應鑣字巨翁衢之江山人世爲衢望族咸淳末試補太學生德祐二年宋亡瀛國公入燕三學生百餘人皆從行應鑣不欲從乃與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喜從

之太學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鑣具酒肉祀飛曰天不祚宋社稷爲墟應鑣死以報國誓不與諸生俱北死已將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斁琦亦賦詩以自誓祭畢以酒肉餉諸僕諸僕醉卧應鑣乃與其子女入梯雲樓積諸房書籍箱笥四周縱火自焚一小僕未寐聞火聲起至樓下穴牖視之應鑣父子儼然坐立如廟塑像走報諸僕壞壁入撲滅火應鑣不得死與其子女怏怏出戸去倉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屍祠前井中皆僵立瞠目面如生諸僕爲具棺斂殯之西湖金牛僧舍益王立福州褒其節贈朝奉郎祕閣脩撰後十年其同舍生劉汝鈞率儒者五

十餘人收而葬之方家峪私謚曰正節先生
陳文龍字君貴福州興化人丞相俊卿之後也能文章負
氣節初名子龍咸淳五年廷對第一度宗易其名文龍丞
相賈似道愛其文雅禮重之由鎮東軍節度判官歷崇政
殿說書秘書省校書郎數年拜監察御史皆出似道力然
自十數年似道所置臺諫皆闒茸臺中相承凡有所建白
皆呈藁似道始行至文龍爲之獨不呈藁已忤似道知臨
安府洪起畏請行類田似道主其說文龍上疏以爲不可
似道怒寢其疏襄陽久被圍似道日恣淫樂不少加意時
陽請督師而陰使其黨留已竟失襄陽文龍上疏極言其

失范文虎總師無功似道芘之以知安慶又除趙溍知建康黄萬石知臨安文龍言文虎失襄陽今反見擢用是當罰而賞也溍乳臭小子何以任大閫之寄萬石政事怠荒以爲京尹何以能治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臣李可劾罷之未幾吕文煥導大軍東下范文虎首迎降與文煥俱東似道兵潰魯港溍最先遁以故列城從之皆遁始悔不用文龍之言起爲左司諫尋遷侍御史時邊事甚急王爚與陳宜中不能畫一策而日坐朝堂爭私意潛說友以平江降臺臣請籍其家爚以爲可宜中以爲不可張世傑諸將分四道出師而大臣不監護臺諫

論之綸請行邊下公卿雜議宜中請出督師又下公卿雜議文龍上疏曰書言三后協心同底於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其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爲安步徐行之儀也請詔大臣同心圖治無滋虛議其後宜中與綸終不相能而去至十月始來事已不可爲矣是冬累遷文龍至參知政事未幾議降文龍乃上章乞歸養既出國門而悔之復上疏求還不報乃歸五月益王稱制于福州復以文龍參知政事漳州畔以文龍爲閩廣宣撫使討之文龍以黃恮前守漳有恩信辟爲參謀官按兵泉州使恮入招撫之恮至民皆頓首謝罪興化有石手軍

者能擲石中人議者以其不足用罷之石手軍亦畔復命文龍爲知軍平之已而降將王世強復導大軍入廣建寧泉福皆降知福州王剛中遣使徇興化文龍斬之而縱其副以還使持書責世強剛中負國遂發民兵自守城中兵不滿千大兵來攻不克使其姻家持書招降之文龍焚書斬其使有風其納款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將林華偵伺境上華即降且導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與其家人至軍中欲降之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強之卒不屈乃械繫送杭州文龍去興化即不食至

杭餓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視之泣下
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衆歎曰有斯母宜有
是兒爲收葬之蒲壽庚以泉州降告其民曰陳文龍非不
忠義如民何聞者笑之大兵旣歸文龍之姪瓚復舉兵殺
林華據興化未幾復破瓚死之

鄧得遇字逵夫卭州人淳祐十年進士調寧遠主簿改知
南昌縣通判隆興府監行在左藏庫出知昭州遷廣西提
點刑獄逾年攝經略事兼知靜江府德祐元年長沙被兵
得遇遣都統馬驥馬應麒赴援驥潛叛而還得遇斬之軍
事悉委之應麒未幾馬塈代閫議事不合二年移治蒼梧

靜江破得遇朝服南望拜辭書幅紙云宋室忠臣鄧氏孝
子不忍偷生寧甘溺死彭咸故居乃吾潭府屈公子平乃
吾伴侶優哉悠哉吾得其所遂投南流江而死
張珏字君玉隴西鳳州人年十八從軍釣魚山以戰功累
官中軍都統制人號爲四川虓將寶祐末大兵攻蜀破吉
平隘拔長寧殺守將王佐父子至閬州降安撫楊大淵推官
趙廣死之至蓬州降守將張太悅運使施擇善死之順慶
廣安諸郡破竹而下明年合諸道兵圍合州凡攻城之具
無不精備珏與王堅協力戰守攻之九月不能下景定初
合守王堅徵入朝以馬千代守合四年千子餽餉至虎相

山爲東川兵所得屢以書勸千降朝廷乃以珏代千珏魁
雄有謀善用兵出奇設伏筭無遺策其治合州士卒必練
器械必精御部曲有法雖奴隸有功必優賞之有過雖至
親必罰不貸故人人用命自全汝揖失大良平大兵築虎
相山駐兵兩城時出攻梁山忠萬開達民不得耕兵不得
解甲而卧每餉渠竭數郡兵護送死戰兩城之下始克入
咸淳二年十二月珏遣其將史炤王立以死士五十斧西
門入大戰城中復其城三年四月平章賽典赤提兵入壞
重慶麥道出合城下珏碇舟斷江中爲水城大兵數萬攻
之不克遂引去合州自余玠用二冉生策徙軍釣魚山城

壁甚固然開慶受兵民凋弊甚玨外以兵護耕內教民墾田積粟未再期公私兼足九年叛將劉整復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駿虎頂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匣刺統軍率諸翼兵以築之左右欲出兵與之爭玨不可曰蕪菁平毋德彰城汪帥勁兵之所聚也吾出不意而攻之馬駿必顧其後不暇城矣乃張疑兵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攻二城火其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舡場統制周虎戰死馬駿城卒不就十年加寧江軍承宣使德祐元年升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五月加檢校少保徵其兵入衛蜀道斷不得達六月昝萬壽以嘉定及三龜九頂降守將侯都統戰死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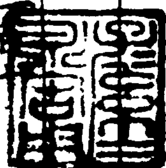
而瀘敘長寧富順開達巴渠諸郡不一月皆下合兵圍重慶作浮梁三江中斷援兵自秋徂冬援絶糧盡珏屢以死士間入城許以赴援且爲之畫守禦計二年正月遣其將趙安襲青居執安撫劉才參議馬嵩歸二月遣張萬以巨艦載精兵斷內水橋入重慶四月合重慶兵出攻鳳頂諸砦珏結瀘士劉霖先坤朋爲內應六月遣趙安破神臂門執梅應春殺之復瀘州重慶兵漸解去圍瀘州十二月趙定應迎珏入重慶爲制置時陽立以涪州降珏遣張萬攻走立俘其僚屬馮巽午等立復合兵來決戰史進張世傑戰死萬不支俘立妻子及安撫李端以歸珏以都統程聰

守涪重慶兵盡退珏聞二王立廣中遣兵數百人求王所
調史訓忠趙安等援瀘州張萬入夔連忠涪兵按石門及
巴巫砦獲將士百餘人解大寧圍攻破十八砦明年六月
張德潤復破涪州執守將程聰先是聰在重慶力主守城
之議珏入不知也使出守涪聰至郡怏怏不設備至是被
執德潤以肩輿載聰歸語之曰若子鵬飛爲參政矣旦晚
可會聚也聰曰我執彼降非吾子也是月梁山軍袁世安
降十月萬州破殺守將上官夔十一月瀘州食盡人相食
遂破之安撫王世昌自經死大兵會重慶駐佛圖關以一
軍駐南城一軍駐朱村坪一軍駐江上遣瀘州降將李從

招降珏不從十二月達州降將鮮汝忠破咸淳皇華城執守將馬堃軍使包申巷戰死至元十五年春珏遣總管李義將兵田廣陽一軍皆没二月大兵破紹慶府執守將鮮龍湖北提刑趙立與制司幕官趙酉泰皆自殺珏率兵出薰風門與大將也速解兒戰扶桑壩諸將從其後合擊之珏兵大潰城中糧盡趙安以書說珏降不聽安乃與帳下韓忠顯夜開鎮西門降珏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鴆飲左右匿鴆乃以小舟載妻子東走涪中道大慽斧其舟欲自沉舟人奪斧擲江中珏踊躍欲赴水家人挽持不得死明日萬戶鐵木兒追及於涪執之送京師重慶降制機曹琦自

經死張萬張起巖出降進攻合州破外城三月王立亦降珏至安西趙老庵其友謂之曰公盡忠一世以報所事今至此縱得不死亦何以哉珏乃解弓弦自經厠中從者焚其骨以瓦缶葬之死所趙立者字德脩重慶人第進士以上書迕賈似道被謫徳祐初起爲太社令湖北提刑使蜀趣諸將入衛至重慶則昝萬壽已降珏方城守爲後圖立無以復命還至涪沉水死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宋史　125
作者=（元）脱脱等奉敕修
页数=156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37
SS号=12460480
DX号=000007544915
url=http://book2.duxiu.com/search?&channel=search&gtag=&sw=%B0%D9%F1%C4%B1%BE%B6%FE%CA%AE%CB%C4%CA%B7++%CB%CE%CA%B7++125&year=&sectyear=&seb=0&pid=0&showc=0&fenleiID=&Pages=1&searchtype=1